

花猫三丫上房了



叶广苓

著

胡同里，房顶上，槐树下，

一群欢畅快乐的伙伴，

一串串飞扬自在的日子……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花猫三丫上房了



叶广苓

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猫三丫上房了 / 叶广芩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9. 10

ISBN 978 - 7 - 5301 - 5787 - 9

I. ①花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84170号

花猫三丫上房了

HUA MAO SANYA SHANG FANG LE

叶广芩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雅迪云印(天津)科技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89千字

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1 - 5787 - 9

定价: 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本社负责调换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【目 录】

- 002 【一】 花猫三丫
- 050 【二】 燕么虎儿们
- 100 【三】 城外世界
- 140 【四】 三丫上房了
- 200 后记 一棵老槐 半街房影

风来啦，雨来啦，
老猫背着鼓来啦。
来干吗？请丫丫。
请到房上看小猫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
数数一共猫八只。

（问）喂，怎么是八只哪？

（答）连老猫也算上啦！

小猫一天跑一只，
老猫追东又追西。
小猫小猫跑光啦，
老猫老猫气哭啦，
丫丫丫丫睡着啦。

——姥姥的歌

【一】 花猫三丫



刘婶护着她的猫，我往猫窝跟前一走，她一双小眼就盯上了，不差半步地跟在我身后，怕我动她的猫。碍于和我妈的关系，她不好意思往外轰我，要是换了小四儿、臭儿他们，她早就抄起门后的扫地笤帚抡上了。刘婶顶不待见的就是胡同里那些“又淘又坏”的半大小子，说他们“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”，几条“臭带鱼”把这条胡同折腾得臭烘烘的不得安生，什么时候把他们“灭了”才好。

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刘婶对我一向挺客气，没把我划拉在“臭带鱼”的范畴之中。

刘婶家的猫窝放在炕犄角，一个柳条筐，盖了条破被，大猫小猫都在筐里卧着。蹭到猫窝跟前，我问

刘婶，“下了几只呀？”

刘婶眼睛一瞪：“怎么说话哪！”

我说：“我是说您的猫！”

刘婶说：“五只。”

我说：“臭儿他妈一下生了俩，大伙都说她了不起呢，比您家的猫还差着仨。”

刘婶的眯眯眼挤成了一道缝儿，一嘴牙也龇出来，这是她高兴的表现。刘婶说：“你这话让臭儿他爸听见得揍你！”

我说：“臭儿他爸跟我妈就是这么说的，生了俩，有公有母。”

刘婶说：“臭儿他爸那是兜着，不显摆。臭儿家是大喜了，他妈一下生了对双生，龙凤胎，几百个人里不准有一个。再说，人不能论公母，得说男女，畜生才说公母。”

我说：“我听人家称您和刘叔是‘老公母俩’^①，你

① 公母俩：老北京话，指夫妻二人。

们也没生气呀。”

刘婶没接我的话茬，大概是认为跟我嚼清楚这个道理太费劲。

她通起炉子，说要熬豆粥，待会儿刘叔下班回来摊糊塌子。糊塌子我爱吃，老北京饭，西葫芦擦丝，加鸡蛋和白面，在铛上摊成饼，蘸蒜汁吃，特别香。但是在冬天吃糊塌子，我还没有过，外头的树枝光秃秃的，西北风吹得窗户纸呼啦呼啦响，大概要下雪，用我爸的话说就是“滴水成冰”的天气。刘婶家的西葫芦是她娘家温室玻璃棚里种出来的，很珍贵。能在“滴水成冰”的时候吃夏天的糊塌子，多神奇呀！以前就是景山对面住的皇上也未必有这福气。

我咽了口唾沫。

刘婶没邀请我留下来吃晚饭，我也不好说什么，想的是一会儿回去得让妈给自己做烙饼摊鸡蛋。我们家没有西葫芦，但是我们家有鸡蛋和白面。

刘婶让我帮她剥蒜，我借机提出条件：“让我看猫。”

刘婶说：“剥完蒜再说。”

我们家跟刘婶住斜对门，他们家门牌是5号，我们家是2号，胡同在我们住的这段凹进来一块，形成一块小空场，我们叫它大院。大院里依次排着2号、3号、5号、7号、9号几个院门，除了我们家 and 7号黄老太太家是独门独院，其他都是一个院几家同住。就是说，别的院都有同院街坊，我们家没有，黄老太太家也没有。我们家是个四合院，后院有园子有树，是爷爷那辈儿留下的产业。爷爷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，反正是我爸的名气大多了，我爸不过就是个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，爷爷可是穿官服的。爷爷死得早，我没见过。他的照片挂在正屋墙上，是一个威严的白胡子老头。我最怕看照片上那双眼睛，眼睛不大，半眯着，无论你走到哪个位置，他都死死地盯着你，让你不敢造次。我几次让爸把相片摘下来，爸说：“那是我爸爸，我想爸爸了就看看照片，干吗要摘？”

我说我害怕那双眼睛。

爸说：“你当然会害怕，你是属耗子的，我爸爸是属猫的，随时镇着你呢！”

我后来才知道那个白胡子老头是属老虎的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爬上椅子，拿墨笔给那双眼睛描了一副黑眼镜。

挨了妈一顿揍。

爸把他“戴墨镜”的爸爸从墙上请下来了。

白天大人们各有各的事情，大院的场地就成了我们孩子的地界，踢球、拽沙包、扇洋画儿、玩猫捉耗子，很是畅快自在。大院西南角有棵大槐树，一个人抱不过来，枝枝丫丫很多，据说有几百年了，上头钉了蓝牌子，属于北京上了册的古树。街坊们喜欢这大树，夏天在树底下喝茶聊天，干些不紧不慢的零碎事儿。9号的几家人因为离树近，傍晚甚至把小饭桌搬到树底下吃饭。冬天叶子落尽了，一到傍晚树上就落满了乌鸦，大树上有好几个黑压压的老鸱窝。我们平

时管乌鸦叫老鸱，书上才叫乌鸦，乌鸦是它的大名，就像小四儿大名叫王庆和一样。

没事儿我爱往刘婶住的5号院里跑，因为刘婶住的院子里有女孩大芳。大芳是我的玩伴，有点儿小聪明，也有点儿小自私。她有什么好吃的从来不会让我们知道，都是自己一个人偷偷享受。比如吃花生米，她都是把皮在兜里捻掉，再趁人不注意搁嘴里。其实我们都看见了，不说就是了。大芳这样的小家子气让我们有些不自在。其实大芳爸爸是公司的科长，一个月能挣不少，但我们是不会以谁家有钱谁家没钱来衡量交情的。我们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一帮，家里是家里，我们是我们，两码事儿。

5号院里还有赵大爷，赵大爷在胡同西口的粮店上班，是个卖粮食的售货员。赵大爷屋里摆了很多花盆，养着文竹、吊兰、水仙、绣球什么的，冬天也开很多花，有很多绿色。

我爱去5号院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刘婶家那只

叫大黄的猫。我常把妈做饭丢弃的一些小荤腥像鸡肠子、鱼鳔什么的给大黄送去，大黄很爱吃。最近，大黄下小猫了，我更是一天三五趟地往5号院跑。

跑去看猫。

臭儿说，刘婶是胡同里长得最难看的，这个我认同。刘婶胖，水桶腰，宽肩膀，眼睛小，还有点儿斜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不太爱跟她说话。坦白地说，要不是有猫和刘叔，刘婶绝对没一点儿吸引力。刘叔倒是个漂亮人儿，京剧团唱戏的，演武生。我看过他在台上演的赵云，白盔白甲，踢腿翻跟头，掂着一根扎枪，穿着厚底靴子满场跑。很长时间我都为“赵云”惋惜，这么个英俊利落的武生怎么就娶了斜眼睛的刘婶呢？

不公平！

小四儿他们也觉着不公平，成天在电影里、小人书上寻找“美妇人”，想替刘叔把那个不般配的“斜眼睛”换了。他们挑上过周璇、上官云珠、穆桂英、

貂蝉，连年画《奔月》上的嫦娥也在候选名单中。他们看中一个美人便大喊“刘婶”……唱戏的刘叔当然不知道，在胡同小子们的热情关照下，他身后的“美妇人”已经堆了几十位了，都是小子们的挑选。

刘婶两口子没有孩子，这也是他们养猫的原因。刘婶管她的大黄猫叫闺女，没事就搂在怀里，嘴对嘴地喂吃的，亲得比我妈对我都亲。



剥完了蒜，刘婶又支使我帮她纫了两根针，一根黑线，一根红线。刘婶眼睛不好，做针线活儿纫不上针，让我帮她穿上线预备着。我把穿好线的针别在线板上，搁到针线筐箩里，问刘婶还有什么活儿干。

刘婶说可以看猫了。

我来到炕沿，脱了鞋，爬上炕，小心地掀开盖着猫窝的破被，看见大黄侧身卧在窝里，肚子上趴了几只眉目不清的小猫，有黑的，有花的，还有一只纯白的。我学着姥姥哄我睡觉唱的歌念道：
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

数数一共猫八只。

刘婶说：“难怪你妈说你不识数，明明是五只！”

我说：“是六只，老猫也算一个！”

我问刘婶几只公猫几只母猫，刘婶说：“猫不能说公母，得说郎猫女猫，这样才显得懂规矩。”

我说：“猫难道不是畜生？”

刘婶说：“畜生跟畜生不一样，你们家老七养的白鸚哥能跟小四儿姥姥养的那些白菜杭鸡一样吗？差远了！”



是的，小四儿家的白菜杭鸡在大院里到处拉屎，臭烘烘的没规矩。老七养的白鹦哥却是蹲在架子上，啄毛理冠，一副王子模样。

刘婶提到的老七是我的七哥，跟在颐和园工作的哥哥老三一样，与我同父异母，不同的是他不像老三那般爱唠叨。老七话少，整天躲在自己的屋里画画，不爱跟我打交道。他没有工作单位，不挣工资，全靠卖画挣钱。他把卖画的钱全给了我妈，意思是他也能挣钱养家。问题是，他一年也卖不出两张画去，挣的钱就很有限。我淘气，老七对我采取的是“惹不起躲

得起”的态度，只要我脚步声在后院一响，他就会立刻把门插上，防备我进去糟蹋他的东西。我曾被送到颐和园老三那里住过好一阵子。还记得老三把我从颐和园送回城里的时候，老七那张沮丧的白脸和老三如释重负的神情简直成了鲜明对比。老七对老三说：“才几天哪，你就把她送回来了？”

老三说：“我管了两年哪！”

老七说：“你可以再管两年。”

老三说：“她秋天要上学，我冬月要结婚，你说不往回送我往哪儿送？”

他们说这话时就当着我的面，一点儿也不顾及我的心情和脸面。好像我压根儿不是一个人！

太伤人自尊！

刘婶见我对着猫窝发呆，不知怎地动了恻隐之心，在我身后轻轻地说：“喜欢，你可以抱一只回去。”

天哪，我真是受宠若惊了，如此善解人意，这还